

責任編輯：張旭婕

歷史與空間

朱熹與麗娘傳說考察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盧嘉琪

朱熹是一代理學大師，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對其學術成就提出評價，或通過傳說故事來對他的個人操行作出褒貶不一的議論，其中有所謂「麗娘傳說」流傳於武夷山，講述有關朱熹與狐狸精的「愛情故事」。

淳熙十年（1183），朱熹時年五十四歲，他來到武夷山建立武夷精舍。在武夷山如仙境般的醉人景致下，容易令人聯想起一些淒美動人的故事，朱熹與麗娘的傳說就在這樣的環境下產生。這個故事從何時開始流傳，已不可考。但後世出版有關福建民間故事的書籍如《武夷山民間傳說》、《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福建卷》等均將「麗娘傳說」收錄其中。安徽電視台更於1988年改編這個故事為五集黃梅調電視劇，深入人心。

據民國三十年（1941年）《崇安縣新志》的記載云：「朱子築精舍於武夷山中，治學甚勤。夜間輒有婦人自來，容儀修整，待朱子讀書夜深始去，以為常。一日，平林渡渡夫問朱子曰：『曩常見婦人入精舍，有之乎？』朱子曰：『然！』渡夫曰：『此狐也。狐之元精如玉箸，先生之元精如玉碗，狐欲吸取先生之玉碗以配玉箸，宜慎之。』朱子曰：『奈何？』渡夫曰：『狐來時宜振作精神，俟其倦，然後如此，圖之可以人聖而延年。』朱子如其教，狐果倦，隱幾而臥。鼻涕流出，雙管瑩如碧玉，朱子亟吸而吞之。狐悽然曰：『甚哉，渡夫之陷我也，渡夫本龜精，嘗調我，我不從，遂至如此數也。』語畢而死。朱子葬之武夷山中，題其碣曰：『狐夫人墓』，詢渡夫已失所在。」（劉超然修，鄭豐稔纂：《崇安縣新志》〈禮俗·故事·狐夫人〉）其故事大概為朱熹隱居山中，狐狸精欣賞朱熹的學識，因而化身成女子每夜侍候他。後女子被龜精所害死，朱熹為紀念她，於是在精舍後山為她挖墓立碑。

「麗娘故事」內容不斷演變，發展至後期，狐夫人已被賦予「胡麗娘」的名

字，傳說麗娘死後，朱熹在南暝靖裡洞門口發現她變回狐狸的屍體，朱熹於是將她埋在那裡，在洞前立「狐氏夫人」的石碑，因此武夷山人把南暝靖裡洞稱為「狐狸洞」。直至現在，據說紫陽書院後山仍有「麗娘祠」，可見這民間傳說極深入民心。不過，著名朱學的研究學者陳榮捷卻認為，紫陽書院後山的「狐狸洞」並非麗娘的墓穴，其實是明朝道人劉端藏的墓地，不知者誤以為是「狐夫人墓」。

朱熹與麗娘的故事也並不局限於武夷山，在江西廬山白鹿洞也流傳着相同的傳說，近年纂修的《鉛山縣志》內記錄了〈鵝湖山朱熹遇怪〉的傳說，其內容大抵與武夷山的相似，只是地點不同，人物略有變化而已。如「胡麗娘」已變成「胡玉蓮」，龜精則變為黑湖精。〈鵝湖山朱熹遇怪〉只是在白鹿洞流傳的其中一個版本，陳榮捷記述早在民國前一年（1911），Carl F. Kupfer 等數名美國人遊歷白鹿洞，歸美後發表了有關白鹿洞書院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講述朱熹與狐狸精的故事，其原文「The White Deer Grotto University」載於 Sacred Places in China (Cincinnati: Western Methodist Book Co., 1911) 一書中，後由陳榮捷中譯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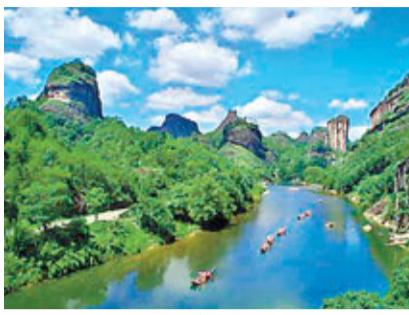
「歷史未明言朱夫子在此工作若干年，惟歷代相傳，則彼終身居此書院，死則葬於書院後面之叢林。傳說又以為洞悉其超人智慧之原自。當彼來駐山洞之時，有一狐狸精換形少女與之同居而朝夕奉侍。此女帶來一貴重寶珠，強朱子吞之。在其苦求之下，朱子難卻，於是此珠遂為彼智慧之源泉，而非生靈所能有者。不久又有青蛙精換形才女來與朱子同居。可惜兩女不能相得。某日吵鬧，青蛙精曰：『你只是一個狐狸精而已。』狐狸精反駁之曰：『你非青蛙精而何？』翌日二精失蹤，孤屍與蛙屍均見於書院舊橋之下。乃依禮葬於書院之叢林，立石為碑。」（陳榮捷：《朱子

新學案》

Carl F. Kupfer 等人所觀察和記下的故事，也只是當時一些道聽途說。事實上，朱熹並非如文中所說終身居於白鹿洞書院，自罷南康軍後，他未再回去白鹿洞書院。他死後亦非葬於白鹿洞書院後，而是葬於福建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該地直至現在仍保留了朱熹與夫人劉氏的合葬墓。近人林振禮在〈朱熹與狐仙怪異傳說探索〉一文中分析此段文字後認為，這與《聊齋誌異》中〈蓮香〉一篇十分相似。另外，《聊齋》中的〈青蛙神〉描述「江漢之間，俗事蛙神最虔。」而白鹿洞書院位處長江、鄱陽湖間，民間喜祀蛙神，這正與《聊齋》所說的吻合，兩女侍朱熹故事中的青蛙精正是由此而來。因此，朱熹與精怪的傳說是蒲松齡筆下鬼狐的轉移移植。陳榮捷亦認為朱熹逗留白鹿洞書院的時間甚短，反之朱熹居武夷山最久，所以白鹿洞的傳說應源自武夷山。

無論何種版本，朱熹與麗娘故事的產生與演變，反映了人民對於朱熹的評論及真摯愛情的追求。《崇安縣新志》所載的故事原型，愛情成分不多，只是經後人不斷傳述的過程中，將傳統中國文學裡人狐戀的情節加入其中，使之更富戲劇色彩。

人狐戀是中國傳統小說中一個常見的題材。先秦時代，狐曾經是祥瑞的象徵，及至西漢以後，因為受到迷信思想所感染，鬼怪故事十分盛行。狐變成具有法力，可幻化成人迷惑人類。唐以後的愛情小說中，已摒棄了古代小說中狐的淫佚形象，進而變成爭取真摯愛情，化身成人的善良女子，如唐传奇〈任氏傳〉中多情、遇暴不失節的狐女任氏便是一例。以後又以清代蒲松齡（1640-1715）《聊齋誌異》所塑造的人狐戀最為突出。狐女形象可算是理想人格的反映，因為不能在現實世界中找尋完美的人性及真摯的愛情，文人唯有將自己的理想寄託在人狐戀故事之中。因此



■朱熹與麗娘的傳說，流傳於武夷山。

網上圖片

人們在創造麗娘傳說的過程中，借用人狐戀故事模式，塑造一個善良狐女的形象。她因為傾慕朱熹，為了爭取愛情而犧牲了寶貴生命，這正是人們心目中偉大、浪漫愛情的元素。

「麗娘傳說」經現代人的詮釋及演譯後，有意地加入對朱熹的批判，最多的責難他為假道學者，面對愛情與功名的選擇上，惟有犧牲純真的麗娘。麗娘的犧牲正好襯托出朱熹的虛偽。例如徐明順《白鹿洞書院的傳說》中，肆意譏諷朱熹：「朱熹教導學生嚴守禮法，自己卻明知美女是來自五老峰的狐仙而與其結為百年之好」、「在抉擇功名與愛情之際，朱熹既無法捨棄愛情，又同時為功名所惑，以致狐仙失去了綠色衣裙而斃」。他又借一詩來嘲弄朱熹：「孔門弟子莫輕狂，此是讀經學聖堂；休趁夜深人靜後，逾牆扮演鳳求凰。」。更有人認為麗娘並非狐狸精，只是朱熹的門人為老師遮醜，便將麗娘說成是狐狸精來迷亂朱熹。

無論如何，傳說之產生，是人民根據某些事件、人物及社會習俗加以幻想而成。經過不同身份人士的傳述、增刪，流傳至今的版本已與原來面貌有很大出入。所以傳說可以天馬行空，但不可盡信。在評論歷史人物時，如未加以考量，就將這些荒誕不經的傳說當為史料，對人物的功過有所論斷，實在是以偏概全。

（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文匯園 Feature
副刊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日刊出

心靈驛站

■文：陸蘇

像我這麼一個姑娘

有了一个小小的花店。

可惜店小，用不得古龍的「花滿樓」，就叫「一朵玫瑰」。

雖名「一朵玫瑰」，並不是只備玫瑰，也有別的花。品種不太多，狗賣，狗挑，狗人喜歡。

拾掇後的花店，門面是一間裝扮一新的茅屋，兩扇裝有銅環的小木門，小小的一盞風燈，在簷下，懸着。迎面的竹屏風上衣背身而立（似乎剛從山野歸來）的蓑衣下擺處。花階如音階錯落有致，含苞的花蕾，只待有人捧在手中。深深一聞，即豁然開顏。

花有很嬌嫩、很溫柔的性情，我卻好用很古拙的陶罐、陶瓶或木的容器來插花，在敦厚的背景下，即便是個性散漫的非洲菊，亦讓人感覺是久經閨訓的端莊女子，只可品賞，不可拈玩。

花店的竹案上擱着一本線裝書，裡面是手寫的解花小語。買花的人可根據需要在書裡找到合適的花意。

賣出的花自然是是要包裝過，即便是有人只買一朵花也要為他（她）隆重推出——這是賣花人的陪嫁，也顯出送花人的慎重和精心。

店內還有一點點若有若無的音樂，老友的問候般親切。在你駐足的片刻，與你牽手；用你最習慣的手勢和力度，把你挽留。

每一個來買花的人，都讓我感覺因花而生的淺淺的緣——這喧囂的商業塵世，畢竟還有那麼多有心人，用這麼性情的方式，關懷或是愛着一個人。雖然這「受寵」的人不是我，我卻一樣的感動，花都恨不得白送。

像我這麼一個人，在閑市開這樣一個花店，也許是另一種逃世方式，花店的生意一定不差，錢呢一定不會多出來。

也許終有一天，所有的浪漫情懷都會消失或改變，但是現在，我在小小的花屋裡住着，為愛花的你而開，開一天也是永遠。



■小小的花屋，為愛花的你而開。

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浮城誌

龐貝、老丁及其他

■文：郭梅

秋初。

第二次去意大利。

第二次去龐貝古城。

陽光很好，心情也很好。

「各位是第一次來意大利吧，」「不」，我舉手示意；「那麼龐貝古城一定都是第一次來吧」，「不」，我又舉手說自己是第二次來了。龐貝古城的中文導遊老丁有些驚訝，看得出他很高興有我這樣的遊客。和上次來龐貝遇到的那位意大利美女導遊一樣，老丁的中文真的非常好——好到能偶爾運用幾個俚語俗語甚至當下流行語的程度，口語的流利程度讓我這個中文系老師擊節讚嘆。唯一的缺憾是四聲咬得不太標準，不過，有着多年教留學生漢語經歷的我非常清楚，四聲是歐美人學中文最難攻克的難關，老丁的中文離完美就差這一點點，實在無可厚非。我忍不住問他在哪裡學的中文，北大？復旦？武大？北京語言學院？「不，自學成才。」他的回答語調淡漠，配上調皮的表情，簡直讓人忍不住猜測他是一位中國女婿了。因為，如果不是有一位心愛的中國太太，如此複雜的中文四聲，他如何啃得下？前些年在土耳其，那個中文名字叫歐陽海的小伙子導遊，不就動不動把錢包裡美麗的中國妻子的照片拿出來秀給遊客看麼。

龐貝城很大，老丁帶我們迤邐而行。他手裡拿着厚厚一疊圖片，一邊指着圖一邊講解。不僅要講眼前的殘垣斷壁當年是甚麼，更重要的是敘述龐貝的歷史和當年被毀的實際情況，尤其是目擊者的敘述，史料性很強，但又不失之於板滯，圖語並茂，諺諺幽默，惹得

大家笑聲不斷。他告訴我們如何分辨那些殘垣斷壁以前是民居還是商店，是麵包房還是賣飲料的，是富豪人家還是平民家庭，古龐貝人怎麼過馬路，還有殘存的壁畫的文化含義，娓娓道來，古城頓時生動起來，彷彿依然人煙嫋嫋，富庶繁華。遠處，維蘇威火山靜靜地屹立着，不知道是不是在暗暗積蓄下一次爆發的力量。山上白雲朵朵，輕盈飄逸，與龐貝的滄桑厚重相映成趣。

我不由暗想，老丁是第幾次講解了？每次都像第一次那樣熱情、投入、周到，一絲不苟嗎？！這委實是很難做到的，但顯然他做到了，讓人暗自驚訝和佩服。如果這世上所有的人都像他一般敬業，這世界該是多麼美好呀。

臨別時，幾乎所有的遊客都要求和他合影，我也未能免俗。老丁始終溫和地笑着，沒有絲毫的不耐煩——這，也是他日復一日工作的常態吧？！我又暗自猜測。

車行漸遠，我離龐貝越來越遠了。不知怎的，老丁抑揚頓挫的聲音依然在耳畔迴響，而我眼前揮之不去的，卻是去年的美女導遊重點介紹的那位孕婦的遺骸——她身子躬得像隻蝦，是在巨大的災難從天而降的瞬間，下意識地保護腹中的嫡兒啊！母愛，無論何時，無論何地，都是如此的博大、動人！記得當時那位美女導遊的母親正生病，她急着結束講解工作趕回去侍奉老人。但她依然不惜花費不少時間，將我們帶到那位古龐貝母親的身邊——因為，她有老母在堂；因為，她是母親；更因為，她是女人！而女遊客如我，亦為她心折動容，很多年之後依然記憶如昨。

臨別時，幾乎所有的遊客都要求和他合影，我也未能免俗。老丁始終溫和地笑着，沒有絲毫的不耐煩——這，也是他日復一日工作的常態吧？！我又暗自猜測。

車行漸遠，我離龐貝越來越遠了。不知怎的，老丁抑揚頓挫的聲音依然在耳畔迴響，而我眼前揮之不去的，卻是去年的美女導遊重點介紹的那位孕婦的遺骸——她身子躬得像隻蝦，是在巨大的災難從天而降的瞬間，下意識地保護腹中的嫡兒啊！母愛，無論何時，無論何地，都是如此的博大、動人！記得當時那位美女導遊的母親正生病，她急着結束講解工作趕回去侍奉老人。但她依然不惜花費不少時間，將我們帶到那位古龐貝母親的身邊——因為，她有老母在堂；因為，她是母親；更因為，她是女人！而女遊客如我，亦為她心折動容，很多年之後依然記憶如昨。

我回憶，有否因為誰人隨時隨地就在身旁，而遺忘他的好。誰人又會否由於我順理成章的存在，忽略了我的好。或者，無須數算，就讓一切隨水於槽口流走，飄往柔美的廣闊宇宙。

用力一擰，但願毛巾不再落下黯然的水滴，然後把它掛回睡覺的位置。略現蒼老的它，時而吸水，時而擠水，壽命難免會損耗。

凝視這每天皆用的物品，平凡普通如昔，破了一個小洞，柔軟不復當初，卻顯現了說不出的漂亮，較藏於精緻優雅包裝盒內的毛巾更為秀麗，叫人珍惜。

關掉燈，悄悄離開浴室，明天它還是會守在原位等候我。依然涼風瑟瑟，但這個晚上，感到有點不一樣。

手寫板

毛巾

■文：星池

星稀月淡的凌晨，微微滲着涼意。拖着疲憊身軀的我，徐徐走進浴室，雙手捧起水來潑上臉，盼能洗去絲絲倦容。瞓縫兩目，順手拿來毛巾擦拭臉龐，然後輕輕扭動毛巾，水便沿着我的雙手流下。忽然察覺，久沒為意這條毛巾的模樣，儘管依稀記得它為我服務將近一個月。

此條淺藍色的棉質毛巾，沒有印花，簡單樸實，每天安分守己掛在毛巾架。如此理所當然存在，我只需手一伸，便可觸及它，隨心運用它。常常濕透身軀的它，風乾後又再被水鍛煉，循環不止，我卻殘酷地逐漸忘掉它一眼。剛才瞥見，感到異常陌生，若非它棲息在同一地方，我也許已無法辨認它。

怪它過於方便，還是該責備自己忘懷細賞身旁的景致。習常遠眺窗外風光明媚的我，天天進出此浴室，竟感覺麻木，雙眼蒙上一層紗。它躺在架上垂頭喪氣，或滿載水分

短載

定向的河流（二十五）

■文：緩緒

「我倒真是希望您能把我的相片登載到報紙上去哩。要知道當初從我父親手裡接下這間店舖那年，我還不足二十一週歲呢。如今，不僅是頭髮花白了不算，視力也不行了，誰知轉眼間已變成了一個老頭兒。真是不堪回首，唉，你看歲月可真是不饒人啊。」

店老闆看來是把這位從門外走進來的女子當成是某家報社的記者了。而豐容也沒有解釋自己是誰，為甚麼會來到這裡。並沒有傳遞自己內心的那份哀傷。

這畢竟是一扇父親曾走過的門，曾光顧過的店舖。找尋到父親在異地的一丁點足跡，重新坐進車子裡時，豐容的心裡像是充實了不少，同時亦像是得到了一份不小的慰藉。

43

天下起雨來。是那麼一種在秋季常見的濛濛細雨。

開着車子在街上轉了一陣後，不覺已到了該進晚餐的時候了。因眼下已迫近冬季，在這種季節裡即使是不下雨，也會不時颳起一陣陣刺骨的風。有家小的人在這時大都已關起了自己住房的門。

街上稀稀落落的行人個個都撐着傘，似乎對這一季節的天氣早有準備。尼龍傘的顏色有黃有紅，在雨水中使人很容易聯想起山上那些成片的被嚴霜打過的紅葉及黃葉。

正開着車，忽然，前面路邊有位行人的背影因很像自己剛離世的父親而引起了豐容的注意。

也許是因為長期生活在西人的社會，與自己長期打交道的全是不同民族的人，使她一見華人，便自然眼前一亮，有一種久已生疏的親切感吧。

她放慢車速在那位行人的後面跟了一段路，還沒等她真正看清他的臉部，便見那人已撐着傘，轉身拐進了右手邊的一條窄巷。

一種想要再見到父親，即使是前面已轉進小巷去的那位行人的背影使她覺得有點像父親，也很